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
阅读类

名家散文

刘宝恒◎主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
阅读类

名家散文

刘宝恒◎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刘宝恒主编. —长春市: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6. 6

ISBN 7-5601-2846-7

I. 中… II. 刘… III. 知识读本 IV. G. 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322 号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

主 编	刘宝恒
责任编辑	梅亦霖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212
字 数	45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1-2846-7
定 价	808.80 元(全四十八册)



目 录

夏日的启示	(1)
不平凡的礼物	(5)
贝多芬百年祭	(10)
未有天才之前	(16)
说 春	(19)
言语难诉的爱	(23)
火车上的邂逅	(27)
三幅画	(29)
公寓生活记趣	(34)
年轻的母亲	(40)
为什么要生孩子	(41)
莫怕多情	(47)
最后的吟游诗人	(50)
世上最美的姑娘	(57)
相逢在雨夜	(60)



雾	(65)
蛛丝和梅花	(72)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75)
禽兽为邻	(78)
冷冰冰的微笑	(93)



夏日的启示

弗兰克·贝内特

约翰·莱恩站在夏季别墅的台阶上，望着他妻子驱车沿一条小路驶去。她是去村里找箱子，准备装运他的大批手稿和书籍的。莱恩心情抑郁，他正在写的书进展缓慢，而夏天即将过去。“整个夏天白白浪费了，”他对妻子说。“哪儿的话，约翰，”她温柔答道，“我们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可是我的著作毫无进展，”他苦涩地说。

他将烟斗擢在台阶上，苦笑似的看着他的爱犬老“宾哥”走过来，在烟斗上嗅着。“宾哥这样做是为了与他亲近，约翰在它头上轻轻拍了拍。这时他又想起了他那未完成的著作，于是问他女儿：“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能不能不坐船出海，想点儿别的干？”

小姑娘正在用脚趾头摩挲地上炽热的沙土，听到问话，她仰起头，满脸忧伤的问：“爸爸，我们明天非要离开不可吗？”

“是的，”他说，“礼拜一学校就要开学，你忘了？”

她瘦小纤弱的身子里发出一声呻吟。

“宾哥”用嘴拱约翰的手心，使他想起了一串往事。他豢养这条狗时，他不满九岁的女儿还没出世呢，甚至他与妻子多丽丝的相识也是在那之后，他俩初次认识时她才十八岁，如今她已二十



九了。十一年来，她一直想使自己看上去跟他一般大，而他也努力使自己同她一样年轻。此刻他心境不佳，便怀疑起他们的爱是否值得这么些年的努力和常常是失败的尝试。

女儿说：“爸，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玩的，就想坐船去海上。”

一听这话他更加恼火。他驾机技术极差，曾经弄翻过一次船。他妻子的话恐怕是对的，他想，她说他就知道他的古希腊艺术和他的书，在风浪和帆船面前，他已成了败将。这天他同意带女儿几张帆出海，果然又被风浪击败了。

他对失去的时光耿耿于怀，心不在焉，一阵飓风刮来，把他的小船刮翻了。他被掀进水里，吓得吃了一惊。他担忧的是他女儿的安危，而不是他自己。她的水性不错，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慌乱地钻出水面，拨开浪头，朝四下里张望。他先看到了漂向右方的帆船，涂在船身一侧的红漆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他又朝右边望去，看到了女儿的金色头发，她正惊恐万状地与激浪搏斗，大口大口吸着气，尖声叫着。他大喊着让她镇静下来，然后游向她，女儿啜泣着，他伸出一只胳膊紧紧将她搂住。她就像一只受到极度震惊的纤弱小动物紧紧贴在他身上，他可以感受到她的恐惧，活生生的令人发疯。他真想大喊救命，尽管他知道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他想以他的全部力量与激浪展开搏斗，但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不要哭，”他抚慰说，“没事儿。”

他两条腿一上一下地踩水保持平衡，轻声地与女儿说话，她紧紧钩住他的双臂终于松弛了一些。

他突然大笑起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翻船，可惜你妈妈没



看着！”

女儿也大笑起来，问：“船呢？”他看到船在他们的右方。“它漂远了。”抬头望去，他意识到他们离岸已经很远，足有半英里的距离。他又感到一阵紧张和恐惧。

“你抓牢我，我来游，行吗？”他问女儿。

女儿又笑出了声，她伸出胳膊抱住他脖子。

开始时她似乎很轻，游了一百下，他停下来浮在水上休息。我一定要游回去，他对自己说。

第三次休息时，他突然感到精疲力竭，女儿压在身上的体重沉得像一块铅。他这样的年龄已应付不了这样的局面，他想。渐渐地，他已记不清休息了多少次。怕是游不到岸了，他想。

他开始思索自己一心只顾读书、写书、教书而忽视了锻炼是否明智，多年来他是不是不该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他的书、狗和烟斗上，别的一概不闻不问。他回忆起多丽丝第一次选修他的课时的情景。她那时是一个活泼可爱，眼睛会说话的姑娘。后来他又在校园里遇到她，她逗“宾哥”玩，说那狗长得漂亮，有性格。他大笑着说：“这条狗又懒又馋，不中用。”

她听后也放声大笑。

听着她的笑声，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中必须有她。

于是他们举行了婚礼。她说：“我要生一大屋调皮吵闹的儿子，那样你就会忘记你的书本，他们将逗得你开怀大笑。第一个儿子就叫小约翰。”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早产，她长得瘦小孱弱，活的可能性极小。但她活了下来，他们给她起名叫乔安娜，平时称她乔妮。



此刻他正载着乔妮朝岸上游去。他的力气已经耗尽,只感到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虚弱地正在迅速下沉。活到九岁和四十岁载死是什么滋味?他思忖。他若死了,老“宾哥”和他放在房前台阶上的烟斗会怎么样?要过多久多丽丝的脸上才会重新出现笑容?此时他意识到,为一本书写不成而气恼是多么的愚蠢。

这时乔妮问:“爸爸,我们的船永远找不回来了吗?”

“不,它会被冲到岸边的。”

“真的!”她又发出了笑声。

他痛苦地仰起头,看到海岸已经很近。这时他每移动一寸都感到十分的困难。

“爸爸,我先上岸,看咱俩谁先赶到房前。”

约翰觉得海水漫过了他的下巴,又漫过了他的嘴,他双脚下沉,却突然踏着了底。他用尽力气往前跨了两步,便四肢瘫软地坐在了沙滩上。

乔妮笑着又跑回海边:“爸,我赢了!我先到房子!”

约翰慢慢抬起头,望着乔妮,他想起自己九岁时也是那副模样:长长的腿,匀称的身材,唯有她的金发和蓝眼睛是她妈给她的。他醒悟到,若是他淹死了倒无关紧要;而乔安娜若淹死了,他和多丽丝就完了,他们的未来将产生巨大的变化。他突然明白了自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并非是为了写一本书,而是当一名父亲,保护眼前这个小生命。

“妈妈回来了!”乔妮欢快地大声喊。

约翰支撑着站起身,跟着乔妮朝前走去。

“妈妈,我和爸爸把船弄翻了。我们俩比赛往岸上游,我赢



了！”她开心地笑着。

多丽丝显得很吃惊，顷刻之间，她仿佛明白了发生的一切。陡的，她双腿一软坐到了地上。

约翰在她身旁坐下，把她的手放在自己手里。

“你说得对，”她柔声说，“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

等她浑身停止颤抖后，他在她额上深情地吻了吻。

不平凡的礼物

奥斯卡

小提琴呈现出那种久经摩挲的柔和而亮丽的色彩。在问世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这把光彩夺目的琴，不知曾流泻出多少美妙的音乐，苏珊心想。

泰勒先生用枯瘦的双手捧起小提琴说：“这琴音色极好，就像丝绸一样华丽。”

“的确很美。”苏珊说。

泰勒先生把小提琴放回琴盒，在床上直起身子，然后连琴带盒一起递给苏珊。那副用透明胶带粘补的破旧眼镜，低低地耷拉在他的鼻梁上。“真希望这琴能归你。”他急切地说。

“您的琴吗？”苏珊惊呆了。

“我想把它送给你和你的先生。”泰勒先生说，“就算我给你们结婚一周年的礼物吧！”



她接过了琴盒，“它可是价值连城呢！”

“没那么值钱。”泰勒先生说。他又重新躺下了。

苏珊和斯迪夫在梅琳达太太那幢破烂不堪的褐色砂石房里租了四楼一套背阴的一居室单元。

斯迪夫在一家汽车行里打工，晚上到夜大读工程学，苏珊则替别人加工灯罩来补贴家用。对他们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所以尽管没钱也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们打算养6个孩子，再买一幢房子。他们隐约觉得，只要斯迪夫一拿到学位，这一切就很快都会有的。

泰勒老先生长期卧病不起，患有关节炎和严重的心脏病。他住在五楼背阴的一居室里，正好就在苏珊夫妇楼上。苏珊几乎天天都要到泰勒先生那儿待上一阵子。她喜欢听泰勒先生讲音乐。老先生在交响乐团拉了一辈子小提琴。除了房东太太，苏珊是唯一来看望他的人。

斯迪夫回家后，苏珊就把小提琴盒给他看。他说：“我的天，真是他那把琴，这玩意儿可值大钱啦！”

“他过生日，我从杂货店买了葡萄酒送他；我们结婚满周年，他又把小提琴送我们。他一个劲儿地坚持，我真不忍心拒绝。他也就这么一件东西可以送人，所以就拿了送我们。这事可真叫人哭笑不得，倒让我觉得像是我们存心骗他琴似的。”苏珊说。

用这么想，”斯迪夫说，仅是因为他喜欢你。我能理解，我自己也觉得你非常可爱。”

“他现在非常寂寞，说不明白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个啥呢。我回家后都哭了。”苏珊说。



“哎，我们可以把琴卖了，用那钱给泰勒先生买点东西，”斯迪夫说，“要不就用一部分钱买，这总该扯平了。就买点药吧。”

苏珊摇摇头：“什么药也帮不了他。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吧，我想把琴卖了，给他买一台好点的唱机和好多唱片。说不定也会给你添一双新鞋和衬衫呢！”

斯迪夫上夜大听课去了。苏珊洗了个澡，穿上结婚时那套漂亮的西装套裙，夹起小提琴盒，穿街走巷来到乐团排练场，找到音乐会的主办人克林耐尔先生。

他说：“泰勒？你说什么，这是泰勒的琴？你把他的琴怎么了？偷了？”

“我没偷，”苏珊愤然地说，“是他自己送我的。”

克林耐尔不屑地一笑：“笑话！你是谁，他女儿吗？噢，他不是没有家小吗？得啦，你呀，还嫩点。”他从头到脚把苏珊打量一番。

“不，”苏珊说，“他不过是把小提琴当一件礼物送我。”

克林耐尔垂下眼皮瞅瞅苏珊，问道：“你说这是礼物，那为什么要卖呢？你会拉小提琴吗？”

“噢，不，我不会。我们手头很拮据，是他让我把它卖了。你知道，这是个周年纪念品。”

她没想到自己竟然要做如此解释，她感到一筹莫展。

克林耐尔对一个秃顶的矮个男人说：“你不是泰勒先生的得意门生吗，乔？这是他的琴，他要卖掉。”

秃顶人不安地说：“我还以为泰勒先生已经过世了呢。自从战争中我离开此地之后，就和他断了联系，他不缺钱用吧？”



苏珊说：“嗨，他够穷的，只能凑合着过日子。他孤独寂寞极了。他就住在我们楼上，有关节炎，不能再拉琴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床上。今天是他生日，我送了他一个小礼物，他竟然把小提琴送给了我。”她的脸发烧了。

秃顶的矮男人朝泰勒先生的小提琴俯下身去，拨动一拨琴弦。他自言自语地说：“你知道，我的琴就是跟泰勒先生学的，他从来不收学费。我坚持要给他，而且每年也真的给了，可等我学成满师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我以前付给他的所有学费，分文不少。

他知道我需要这些钱。我不应该和他断了联系。如果你能给我他的地址，小姐，我会登门拜访他。”

苏珊把地址告诉他，说道：“他见到你一定会高兴极了，真的。”

“这个善良的好老头，”克林耐尔说，“总是用自己的钱去接济别人，你刚才说为什么送他礼物来着，是他过生日吗？我们大家也许都该到那儿去看看泰勒老先生，而且要快，”克林耐尔冲秃顶的矮男人一眨眼说，“至少你该去，乔，还要带上没练完的那部分四重奏。大家意见如何？今晚再多干半小时。行吗？”

“哎，这主意不错。”乔说，他脸上开始浮现出笑容，“我一定去。”

“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或多或少总得到过那老人的帮助吧，”克林耐尔说，“我们还缺一个倍大提琴，谁去叫珊米来，他也是泰勒的学生……”

晚上 11 点刚过，苏珊就听见门外大厅里一阵纷乱的脚步



声,接着又有人敲门。

斯迪夫打开门,苏珊看到克林耐尔夹着小提琴站在那儿,身后是乔,再后边是另外两位拿着乐器的音乐家,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人,在人群的最后头立着一个高个儿男人,他手里拄着一把倍大提琴。

他们走到窗前向外张望。音乐家们按照乐器的不同声部,沿着四五楼之间的火警通道一层层地坐在楼梯上,那把倍大提琴的位置就在窗外的平台上。音乐家们纷纷从盒子里取出乐器,开始调音,克林耐尔不住地从最高一层台阶向下面发出嘘声,显得十分诡秘。

“噢,明白啦,”苏珊说,“这一定是送给泰勒先生的礼物。他们对泰勒离团后就被大家遗忘感到愧疚,他们真的很喜欢他,你说呢?”

没等斯迪夫答话,音乐声就响起来了。那音乐仿佛并不是发自音乐家手中的乐器,而是直接从漫漫暗夜里飘然面出。

四周那些破旧大楼的窗户,一下子全打开了,无数张朦朦胧胧的脸出现了,人们在倾听。

“什么曲子?”斯迪夫问。

“莫扎特,”苏珊说,“好动听的小夜曲。”

楼上,泰勒先生的窗户砰地打开了。苏珊心里想象着泰勒先生该是多么艰难地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前将它打开。这会儿苏珊看见泰勒先生倚在窗口向外眺望,眼睛里滚动着泪花。

苏珊任斯迪夫把她搂在臂弯里,她的手抓住斯迪夫的手,紧紧地握着。斯迪夫漫不经心地说:“我有点想把它留下。”



“说不好，我也正有此意，”苏珊说，“6个孩子当中，将来怎么也得有一个要用它来学小提琴。”

音乐袅袅地飘过屋顶，飘过云朵，向着撒满繁星的夜空深处飘去；仿佛那音乐也将人们轻轻托起，带向远方。

贝多芬百年祭

萧伯纳

一百年前，一位虽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

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他有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大多数轧路机还恭顺地听使唤和不那么调皮呢）。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使用了最伟大的这种字眼，那就是说比汉德尔的灵魂还要伟大，贝多芬自己就会责怪我；而



且谁又能自负为灵魂比巴哈的还伟大呢？但是说贝多芬的灵魂是最奔腾澎湃的那可没有一点问题。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意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

毛头小伙子们现在一提起切分音就好像是一种使音乐节奏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新方法；但是在听过贝多芬的第三里昂诺拉前奏曲之后，最狂热的爵士乐听起来也像“少女的祈祷”那样温和了，可以肯定地说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的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也就成为管不住的了。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

他不认任何人为师，他同行里的先辈莫扎特从小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的。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大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

这种事在贝多芬是不可想像的，因为甚至在他已老到像一头苍熊时，他仍然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意子。莫扎特天性文雅，



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但也有灵魂的孤独。莫扎特和格鲁克之文雅就犹如路易十四宫廷之文雅。海顿之文雅就如他同时的最有教养的乡绅之文雅。和他们比起来,从社会地位上说贝多芬就是个不羁的艺术家,一个不穿紧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经称呼比他年轻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贝多芬。莫扎特是更有远见的,他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说:“有一天他是要出名的。”但是即使莫扎特活得长些,这两个人恐也难以相处下去。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莫扎特在他的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了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回过来给莎拉斯特罗加上了神人的光辉,给他口中的歌词谱上了前所未有的就是出自上帝口中都不会显得不相称的乐调。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他仍然认为莫扎特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不是一顶空洞的高帽子,它的的确确就是说莫扎特是个为作曲家们歌赏的作曲家,而远远不是流行作曲家);可是他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地,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但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可不如海顿,因为他把道德当儿戏,用迷人的音乐把罪恶谱成了像德行那样奇妙。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都具有的,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固然莫扎特曾向他启示了十九世纪音乐的各种创新